



黎明前的战斗

黎明前的战斗

雷 恒 保 等 作

裘 沙 插 图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级

《黎明前的战斗》整理小组整理

北 京 出 版 社

1961年

黎明前的战斗

雷 恒 保 等作
裘 沙 插图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线胡同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2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650×1168 1/32·印张: 2·插图: 5·插页: 2·字数: 42,000

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册

统一书号: 10071·589

定价: (6) 0.31元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里編选了解放战争时期一所国民党兵工厂的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回忆九篇。

这个兵工厂专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军火，残害人民。我们党的地下组织，为了破坏敌人的军火生产，派了一些同志，打入厂里。从此，这个兵工厂里经常出现怠工、罢工，不断发生生产事故。成批的手枪报废了，枪榴弹在半空中翻了跟头，烤料房被火烧光了……。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还砸了囤积居奇的粮店，和国民党军警特务展开尖锐的斗争。

书中这些文章是当时亲身参加斗争的地下党员和老工人写的，或根据他们口述整理的。

目 录

劫收大員沈府其.....	1
脑袋掖在裤腰带上.....	8
智斗特务.....	13
火烧烤料房.....	21
枪榴彈翻跟头.....	26
报废的手枪.....	31
怒火开花.....	34
人心齐，泰山移.....	44
黎明前的战斗.....	52

劫收大員沈府其

常 瑞等作 刘登翰整理

一、卖祖傳小儿药的沈四

抗日战争剛胜利，躲在峨嵋山上的蔣介石便下山来搶夺人民胜利的果实了。一九四五年底国民党派来一支先遣軍，駐进我們工厂里来。这批丘八們，白天賭博打架，晚上又搶又偷；当官的用大汽車拉，小兵就扒开窗戶偷。到第二年春天，仓库里能拉得动的东西被搶得差不多了，他們又开始拆机器，这时工人們都被踢出厂外。工人看到这情况，心里又气又恨，可是也沒办法，眼睁睁瞧他們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把厂里的东西一件件往外运出去。

这年三月，从重庆大后方飞来了一批劫收大員，也不知是什么来头，只見这批先遣軍給調走了。接着就在厂門口貼出一張白紙告示来，說是要招收原来的工人，准备开工。抗日胜利以后，工厂关了門，許多工人都失业流浪在外，听見复工的消息，便都陸續回到厂里来。

这天，大伙正在車間前面拆牆堡（日本帝国主义在投降前，害怕轰炸，厂里到处筑起防空牆和碉堡）。突然下来了命令，說中午下了班以后不許回去，有个当官的要来訓話。下了班，大家都聚在二工部前面的空場上，有的坐着，有的蹲着。突然，听見前呼后拥，嚷嚷着“沈处长来了，沈处长来了”。只見一辆烏黑色的小汽車开进厂里来，两个值班尉官

赶紧打开車門，从車里扶下来一块肥胖的东西。这东西头戴一頂新礼帽，臉上两片金絲黑墨眼鏡，挺着的大肚皮上貼着一身綢緞，挂着一根文明棍，由两人扶着，蹣跚地走到厂子前临时搭起来的一个台子上，重重地又把自己的身体埋进太师椅里。見来了这么一个怪物，年輕的好奇，伸长着脖子瞧，老师傅們只顧自己抽悶烟，聊闲天，理也不理。一会，主持会议的瘦猴，吆喝着，要大家安靜，說沈处长要訓話了，轉身又对台上那怪物低低說了几声什么。那胖猪挪动挪动身体，站起来，清了清喉嚨，摘下那副黑墨眼鏡，这下大伙才看清了他的面孔。正架在大伙肩膀上瞧熱鬧的大炮老韓突然嚷出来了：“嗨，这小子不就是大馬路卖祖傳小儿药的沈四么？”經他这么一嚷，大伙也全都认出来了，噁噁喳喳，議論紛紛，全沒听見台上这位处长大人在“訓”些什么。……

原来这沈四抗日战争前就在大馬路一带的流氓堆里鬼混，凭他家积善堂祖傳十代的小儿药，有点資財，組織起一帮“会”，耍五虎，打群架，遇有紅白喜事，还給人家打文場（打鈞）。平日里挽着袄袖子，掖着衣裳底襟，走起路来两膀带風，是这大馬路的一霸。北平淪陷时，他怕死，溜到了大后方，靠着他一門远房的姊姊嫁給国民党兵工署的署长当小老婆，才爬上国民党的“官”界。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峨嵋山上飞下来，撈上了这个肥缺。因为他的靠山大，在这兵工厂，除了厂长，都得让他三分。

話說这飞来的大員——总务处长沈府其，自来这工厂以后，就沒一天安靜。他借着清查点算，把这被国民党先遣軍劫盜得差不多的仓库打扫得更干淨了。鬼子厂长岡元的财产全都不許动，等着这位大人去劫收。人們只見他帶着个秘书整天在岡元家里进进出出，岡元的日本老婆还陪着他上酒楼，进

戏院，不时往他家里送茶叶。干嘛喝那么多茶？原来茶叶里埋着金子、钻石、大烟烟土。不久以后，岡元回国了，他的财产带去了大半，其余的全都标上了沈府其的名字了。連几副銀筷子也摆到沈四的客厅里。不出半年，这样連“劫”带“搜”，沈四在大馬路又立定了足，撈了一大把，还在后永康里弄了个小老婆。

二、沈家小鋪

沈四当了这工厂的处长，按說官已不小。他还不知从那儿借来一套將軍服裝（当时他是伪校官），进出厂时就穿着，好显显威風。可是这人流氓本性难改，一到了大馬路，見摆小摊有卖花生仁、爆玉米豆的，这位身穿將軍服，脚登黑皮鞋的处长大人，伸手就抓。站在馬路边上一把一把吃得起勁。吃完了嘴一抹，轉身就走，問他要錢，他跟你瞪白眼珠子。有一回在森隆酒家，他請客，照样是点了菜叫了飯，吃得杯盤狼藉，一拍屁股就想走。沒料到店伙計成排擋在門口，叫交了錢再走人。他老羞成怒，說“明天到厂里去要”。店伙計不吃他这一套，扭着胸脯要飯錢，你一句我一句吵得頂凶，看熱鬧的人越圍越多，这下才拆了沈四的台，当众出了他的丑。

沈四在工厂站住了脚，抓住了总务处这个財源，便到处安插自己的心腹、爪牙。总务处屬下的合作社經理莽鴻是他小舅子，采购赵胖子和搞基建的覃正文都是他带来的心腹。工厂里发軍粮当工資，月初，他就把錢支出去了；到天津买了米，然后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等賺够了錢，到了月底，才把次米发給大伙，然后在賬上記上上等米的價錢。厂里大笔的基建資金經他的手都要扣下几成来。

說到合作社，人家都說這是沈家小鋪。合作社的錢，以他自己的化名“申富奇”存到銀行里去，做金融買賣，虧的歸公家，賺了掖進自己的腰包。合作社每月要按沈家的需要送去香油、肥皂、鹽、醋、毛巾等，沈家缺點什麼到合作社就拿。來了卡機布、皮鞋，先盡着沈家送。這些空頭都吃到工人的頭上來了。合作社出現了種種規定：來五百斤香油，不問途中耗損，油底沉淀，全得賣五百斤的錢。油少了，就在“油提子”上墊塊木板；三兩當五兩賣。煤少了，就往里摻碎石頭。

沈四這麼克扣工人，工人們都把他恨透了。他在前面走，背後就有人給他吐唾沫子。他坐在車里，有人背後給他扔石頭。

三、一丘之貉

沈四坐鎮總務處，貪污搗鬼，腰包填得滿滿的，其他幾個處長都看得眼紅了。特別是會計處長孫明祖，造預算，支鈔票都經他的手，就是看得見撈不着，眼睜睜看着黃金美鈔從自己的手里裝進沈四的口袋，因此就和沈四別别扭扭，過不去。孫明祖這人，原也不是好東西，欺壓工人、貪污盤剝也是一名好手。只是沒像沈四撈到這麼多油水，可又沒有沈四靠山大，不敢明里去碰他，只能私下里悶悶不樂。

一九四七年，南京兵工署派了一個經濟檢查團到工廠來，說是來清查物資的。這事早有人把話捎給了沈四，風聲再一傳開，這下可樂了孫明祖，愁了沈府其。兩人見面，嘻嘻哈哈，話里有話，幾個看紅了眼的處長，都等着瞧沈四的熱鬧。

開頭幾天，沈四躲在家里不見面。兩道掃帚眉中間，打

起一个大疙瘩。他几个心腹車輪般地从工厂到他家里来回跑，研究对策。接着人們只看見总务处的那几間屋子，整夜灯火达旦，大大小小的賬本，堆起一摞又一摞，門窗紧紧关着，只下半夜按时送进点心。这样几天过去以后，沈四又白又胖的脸上才又勉强地堆起笑容。

不久，南京兵工署的檢查团果然来了十几个人，大小汽車排成一长串。沈四亲自迎到門前，又是談心又是叙旧，聊得滿热呼的。說也奇怪，这帮所謂“經濟檢查团”既不查看賬目，也不住在厂里。小汽車只在厂里兜了一圈，就住到沈四为他們特地安置的高級旅館里，看戏上館子，逛东安市場，先招待三天，然后每人送一件皮袄，說是怕檢查大人到了北方来冻着。檢查大人穿上皮袄，两手往口袋里一摸，又是“硬的”又是“軟的”——黃金美鈔塞了一口袋。三天逛过以后，然后要坐下来办公事，風声大雨点小，檢查大人此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想清查物資，而是打算捞点錢，这回既已吃了人家的甜头，連賬本也沒翻，就草草了事，几天之后又是一人一大箱子，飞回南京去了。

几个等着瞧熱鬧的处长，莫不觉得奇怪，继而轉为欽佩沈四的手腕。唯独孙明祖突然和沈四亲热起来了。原来是沈四把送给“檢查大人”的皮袄，也送了孙明祖一件。口袋里面当然免不了也塞了些硬的軟的东西。

四、惊弓之鳥

一九四七年底解放战争开始轉入了反攻胜利的阶段。一九四八年，辽沈战役刚一打响，东北有些工厂的大小官儿們就大包卷小包地忙着往关里跑，这工厂的宿舍都住滿了，有的就搭地鋪睡在办公室里。

伪官儿个个个人心惶惶，一上班就議論紛紛，話題都集中在东北战事上，几个处长見面也是交头接耳，为自己未来的命运发愁。沈四平时就不大上班，两个礼拜一次值日，也是声势十足，摆一个臭架子，让底下人給他报告情况。有时，戴起黑墨眼鏡到厂里遛达，挑挑剔剔。要是看誰不順眼了，輕則罰工，重則开除。因此遇到他輪值时，見他一来，沒事的人趁早就溜走了。可是这些日子，他却是坐立不安。大家在議論时事，他一句也不吭声，只站着呆听，或者像个走馬灯似地在办公室里轉过来轉过去，心上似有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人民解放軍在辽沈战役获得全胜，他更是吓昏了脑袋，連两片黑墨眼鏡也不戴了，走路也不像以前那样挺着个大肚子要两个人来搀。有时候連下班时候到了都忘了回家。

然而这小子还是死要錢，末日越近，他越想撈一把。合作社該发給工人的煤扣起来不发了。总务处的勤杂工馬福生打听了这事，去告訴工人。也不知是誰給他寄了張匿名信，上面画着个大斧头。收到信后，他吓得病了三天，馬上让他的小舅子莽鴻把煤发下来。

張家口一解放，北平守敌成了甕中之鱉。他的心腹覃正文偷偷地脚底下擦油——溜了。覃正文一走，对沈四說来，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心里头什么滋味都有。喜的是覃正文一走，知道他底細的人少了一个，追查起厂里的資財，就沒了口供。痛的是，覃正文走时卷走了一笔就要到手的大錢，心恨这小子心也太狠了。愁的是，覃正文是自己的前車之鑒，自己最終也免不了要走这条路，于是更加心猿意馬，吃喝不下。

沈四看見許多有錢有势的人，挾帶着黃金美鈔往南飞，他也想最后毒辣的一手，撈飽了走人。趁着粮食緊張的时候，他把发給工人的軍粮独吞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換成老玉米面

发。这事早被我們的地下党組織知道了。早晨八点多钟，瞧准了沈四正在的时候，突然一声汽笛，全厂都关了机器，拥到总务处前，把个办公楼圍个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工人们嚷着要找沈四答話，沈四躲在自己的小屋里不敢出来，派他的小狗腿子总务股长出来和大家見面。大伙不答应，卷起袖子非要見見沈四不可。沈四只好出来，吓得面如土色，两腿发軟，肥胖的身体由两个人架着，支支吾吾地說：“你們別……別着急，这不……不不是我的主意，我找福利股长，找找厂长問去……”厂长来了以后，他便悄悄地从后門溜了。

沈四这一笔大財沒撈着，倒灭了当日威風，引起了群情激憤，有人跟到他家里要砸他的东西。圍城的炮声又一天天地近了，沈四看呆不下去，想溜，可是国民党兵敗如山倒，往南飞的人多，凭沈四这資格还撈不到一張飞机票，便递了一張条子，称病不能上班。

圍城的炮声轰响着，这是我国人民千百年流血牺牲获得偉大胜利的炮声。工人兄弟听了，个个人心振奋，恨不得人民解放軍赶快进城。可沈四这小子听說解放軍圍城，假病倒变成真病了，一下子得了中風，瘫到床上，再也起不来了。我地下党同志，为了懲办这些欺压人民的敗类，給沈四、孙明祖、赵言等分別发了警告信。沈四接到信一看，頓時口吐白沫，失去知觉。这可把他小老婆急坏了，忙給他头上敷冰袋，赶快請医生来打强心針。各种方法都用遍了，可沈四就是昏迷不醒，嘴里总是唠叨着：“解放軍来了……炮彈！炮彈！”据說，有一天，一群耗子从頂棚上嘭嘭嘭嘭地跑过去，沈四一听，吓得两手乱舞，大声叫喊着：“救人呐！炮彈打来了！……解放軍来了，……”威風一时的沈四就这么一命嗚呼了！

脑袋掖在裤腰带上

赵荣升作 唐宗秀整理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在通州老家。抓壮丁的抓到我头上来了。村里“适龄”的壮丁才七个人，他们就要抓六个。我想，这一下算完了，炮灰是当定了。人急智生，我当时又转念“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第二天，起五更，爬半夜，背着个破包袱跑进了北平城。到了城里也不敢找个歇脚地，躲躲藏藏地过了几天。后来，听说在兵工厂做工，不会被抓去当兵。我就四处托人帮忙，好歹总算进了这个厂子，被分配在第四所干活。

第一天上班，一来人生地不熟，二来又想到进工厂不容易，只要不抓我当壮丁，我就在这儿好好干吧。我正埋头干着，忽然有人拍拍我肩膀，抬头一看，原来是我进工厂头一个认识的老崔。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你忙什么呀，这又不是给咱们自家干活。走，一边呆会儿去。”听老崔这一说，我楞住了，问道：“呆会儿，这哪行啊，领班的看见可怎么办？”

他那漆黑的眉毛一扬，说：“他不让能怎么的？你瞧大伙儿！”我一看，可不吗？真没有多少人干活，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喝茶，有几个干脆躺在旮旯里睡觉。“走！”他把我手上的活扔在地上，抓着我就往西墙边走去。大伙儿见我们过去，都给我们让坐，我坐在一块木板上，但心里还不免打鼓。

我旁边有个老师傅见我心神不定，就对我说：“新来的，别怕，咱们这儿是阎王殿，当官儿的都怕死，不敢来的，你只管呆着吧！”

我身后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也捅了我一下说：“嗨，你别这样傻，咱们火药部磨洋工是出了名的。睡大觉是好地方，你尽管呆着，呆腻了再骂骂国民党的官儿们，出出气，别那么老实。”

“过些日子你就会明白了，”老崔也对我说，“咱们是‘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过日子，谁还有心思干活？咱们就这样泡吧，活一天算一天，该倒霉，死了就拉倒。”

“死，我窝窝头还没吃够呢！”那虎头虎脑的小伙子腾地站了起来，把脚一跺说，“当官儿的命就值钱，咱们穷人就不是娘养的？老子不干了！”说完，狠命地吐了口唾沫，气鼓鼓地不吭声了。

“老张，算了吧，这年头你不干上哪儿干去？说什么总比当兵去送死强点吧！”老崔望着那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说。

接着，又聊了一阵柴米油盐、老婆孩子的事，不是这个叹气就是那个发一阵牢骚。这些我都没有心思听，脑子里老想着怎么叫“脑袋掖在裤腰带上”。

没过几天，一个下午，大家照样慢慢吞吞地干活，厂房里空气闷得很，硫磺味熏得你头晕眼花。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鸽子哨声，我抬头一看，那群自由自在的白鸽飞得多快活呀！我想起通州的老家，也许我爹正在地里忙秋收吧？今年不知要交多少租子？心里一乱，手也不由得停下来。

旁边的老张好像看出我的心思一样，他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赵，快过八月节了，你又想家了吧？”

我点点头，沒說什麼。

“咱們大伙在一块兒，不就像亲兄弟一样嗎？还想家干嘛？喂，八月十五到我家去，让我媽給咱們烙一張團圓餅吃，你看怎么样？”

我看他那热心勁，也笑了。我說：“行，我准去，快干吧，領班的來查了。”

他机灵地向四外瞅了瞅，趴在我耳朵上說：“一会儿到廁所去，听他們讲‘这个’的故事。”說完用手指头比了个“八”字。我心里一惊。他看我那楞呆呆的样子，就笑着說：“怎么？你在通州会沒听说过？”

“嘘！”我一把将他推走，这时領班的已走到我旁边。

“赵荣升，去到仓库里領彈壳！”領班說着，眼睛还不住地往老張那边溜。

我答应了一声就走了。

半个钟头以后，我正抱着一批彈壳从仓库回来，剛一进门，突然“轰隆”一声巨响。顿时，烟雾弥漫，玻璃窗都“乒乒乓乓”地被震得粉碎。工房里乱成一片，有的搶着从門口挤出去，有的匆忙地从窗口往外跳，我被吓糊塗了，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手一松，彈壳“嘩啦啦”地撒了一地，我直楞楞地站在那里发呆。

“小赵，快跳出来，跳出来呀！”老崔在外面喊我，这一喊，我清醒了不少，正想从窗口跳出去，忽然听见有人在“唉哟……唉哟”地呻吟着，我回头一看，見是老張躺在地上，滿身是血，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一手撑在地上，一手在空中胡乱地抓着，臉也痛苦得变了样。离他不远，还有两个人躺在血泊里。我見了这种惨象，脑袋嗡嗡直响，只觉得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清楚了。迷迷糊糊地好像有人把我从

窗口拉了出去，等我清醒过来，我已經趴在屋外的烂草地上。老崔趴在我旁边，瞪眼瞧着还在冒濃烟的屋子，墙根底下，小土坡上也趴着好些人。

“这是怎么回事？”我問老崔。

“雷管炸了，好險！火药部門口还放着几百箱手榴彈呢！”

老崔正說着，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十几个当兵的，扛着枪，全副武装地跑了过来。一个滿口大金牙的官儿，不知胡乱地喊了些什么，那些兵就架起了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冒烟的工房。那个官儿却趴在最后面，两只贼眼滴溜溜地乱轉，一会儿看看冒烟的工房，一会儿看看趴在地上的工人。

“救人啊！里面还有人呢，快去救呀！”我看見老崔在大声叫喊。

許多人爬起来正想向前移步，那个当官的却大声嚷嚷起来：“別动！誰也不許走近工房！”

“里面还有人哪！”

“救人哪！”

“……”

人群都騷动了起来，那个当官的却撕开嗓子喊道：“現在不准救人，这次爆炸一定有人破坏，我們要把这破坏分子抓住……”

沒等他說完，不知誰喊了一声：“走，救人要紧！”工人們一拥而上。

只見那当官的狗牙一呲，像一声狼嚎：“枪口对外！”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立刻轉向几十个赤手空拳的工人。

工人們眼睜睜地看着冒着濃烟的厂房，听着受难兄弟的

呻吟，两眼冒火，两拳紧握。崔师傅灰白的脸一下一下地抽搐着，粗黑的眉毛拧成一个疙瘩。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痛，我明白了，这就叫“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眼泪忍不住地滚下来。

半个钟头以后，那群狗日的丘八才扛着枪滚蛋了，工人们赶紧往工房跑，但是已经晚了！我一把抱起老张，大声喊着：“张大哥，你醒醒，你醒醒！”可是他的手早凉了，身子底下的黄土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那两个人的眼睛也被炸瞎了！……

每当我想起今天的幸福生活的时候，我就想起从前爆炸的日子，想起老张，他是那么生龙活虎，渴望过一种真正人的生活，可是他被国民党害死了！国民党反动派只顾屠杀人民，只顾搜刮民财，哪里管工人的死活。那时候，根本没有安全设备，在国民党统治的两年多时间内，光是重大爆炸事件就有七起！在那种工作条件下，工人怎么能不提心吊胆呢！干活时，东张西望，耳朵尖得很，一听到响声，拔腿就跑，跑慢了，就不知是死是活。就这样，“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就成了口头语，我也渐渐将这句话挂在嘴边上了。